



“捉活的，一定捉活的！”伴随着喊叫声，日军包围了位于沂南县城城西的和尚崮。所谓的崮，指的是四周陡峭、山顶较平的山。和尚崮就是这样的山峰，它的西南、南面、东南面为悬崖绝壁，和尚崮山势陡峻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而被日军重重围困的，则是十七名八路军战士。他们已经和敌人周旋了一上午，早已弹尽粮绝。

为什么日本人非要活捉这十七名战士，故事还要从1941年12月4日的早晨说起。

这年，日本人为了迅速解决中国战事，疯狂地推行“扫荡”和三光政策，敌后根据地形势非常严峻。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经过数次残酷的战斗，才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，回到了沂蒙革命根据地中心区。

12月3日，山东纵队第2旅第4团政委刘仲华奉上级命令率第3营去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、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，研究部署反“扫荡”事宜。当天，第3营便从沂南县孙祖南的小南峪村急行军到达岸堤南面的艾山前，在此驻扎一晚。

4日拂晓，战士聂振田在村西岭上突遭数百名日军偷袭。聂振田立即开枪射击，一时枪声大作。刘仲华立即派出通信员命令下属的九连、十连前来支援。但九连、十连已被日军包围，命令无法传达。刘仲华便率七连、八连向岸堤方向突围。

此时，与营部失去联系的九连、十连，正在副营长秦鹏飞指挥下，向东边的和尚



十七壮士魂断和尚崮

□本报记者 朱文龙 通讯员 朱洪涛

崮突围，在村东与冲进栗林的日军隔河激战。日军在河西架起机枪和掷弹筒，向八路军猛烈射击，当即有数名战士牺牲。战士们边打边撤，给追击日军较大杀伤，激战一个多小时后，撤至和尚崮西侧山脚下。

随后秦鹏飞发现，从北侧的河北村、南瓦庄一带迂回的日军已抢占了和尚崮东南侧的制高点，截断了部队的东撤之路。发现敌情变化后，秦鹏飞决定由和尚崮西侧深沟向西北转移，但此时山沟里隐蔽着2000多名群众和沂南行署机关人员，需要部队保护。秦鹏飞果断命令九连一班、二班抢占和尚崮西侧的无名高地，掩护群众突围。不过，当一班、二班占领阵地后，从铜井、界湖据点出动的日军已从东北越过和尚崮，向无名高地猛攻。一班、二班战士大部壮烈牺牲。

日军占领西侧制高点后，秦鹏飞部已处于三面受敌的危险境地，且山沟里的群众还没有完全转移出去。

在这生死关头，秦鹏飞大声喊道：“一个连也好，一个排也好，一个班也好，每一个战士也好，这里是我们的死地，冲出去就是活路！”他命令部队扔掉背包，脱掉上衣，立即突围。边联县大队的王连长，光着脊梁，端着机枪，大声喊道：“同志们，冲啊！”八路军战士端着刺刀，提着手榴弹，在一片喊杀声中冲上了和尚崮，并夺回了被日军抢占的制高点，但有30多名八路军战士献出了生命。

在部队掩护下，大部分群众突出敌人包围。可是八路军战士们手里的枪早已没了子弹，他们就掀起山上的石块，往冲上来的敌人砸去。

上午十点多钟时，八路军战士们终因寡不敌众，被前面和左右两边的敌人攻上来。秦鹏飞他们红着眼睛，端着没有子弹的枪，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搏斗，连长孟有三的双腿被打断，坐在地上挥着大刀砍鬼子，一时间鲜血四溅，整个和尚崮被染成了红色。

战斗到最后，只剩下十

七名八路军战士，敌人从三面包围了他们，嘴里喊着：“捉活的，一定捉活的！”战士们退到悬崖边上，秦鹏飞将手里的枪支狠狠往山石上摔去，高声喊着：“同志们，我们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们对得起父老乡亲了！”然后带头纵身向悬崖下跳去，其他的战士也学他的样子，相继跳了下去。

这次战斗，九连、十连的172人，除4人突围，4人受伤被群众救出外，其余164人全部壮烈牺牲。战斗结束后，获救的乡亲们一边掩埋烈士遗体，一边放声大哭。只见战士们寒冬腊月里穿着破烂的单衣，有人光着脚。不少战士肠子被打了出来，里头一粒粮食也没有，全是谷糠、花生皮、地瓜秧……

面强敌而不惧，临死神而不屈，十七名壮士用鲜血诠释了“人民子弟兵为人民”的忠诚与可靠。血与火的战场，练就了沂蒙壮士的铮铮风骨，那一座座昂然屹立的褐色山崮，如同壮怀激烈的勇士头颅，构筑成沂蒙巍峨的脊梁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齐鲁第一水电站诞生记

□王绍忠

章丘自古有“小泉城”之誉，因明水泉眼如筛，形成东麻湾（今百脉泉）、西麻湾、绣水沟三大泉系，在城北汇成了蜿蜒曲折、碧水盈盈的绣江河。绣江河水产丰富，沿河百姓还享有灌溉之利。明正德年间，明水富户周正寅在其河道上创修了18盘“水磨”，免除了四里八乡百姓碾米磨面之劳。水磨到民国年间达到鼎盛，在70多里的“水路”上，总共兴建起61盘水磨，轰隆隆的转动声响，如同春雷响彻两岸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政府便考虑如何利用这宝贵的天然资源，造福利于民众。1955年7月，山东省及本县的水利部门，联合对绣江河的水深、流速、流量进行了综合计算、论证。11月底省政府决定：由省水利厅、财政厅投资60万元，在距离绣江河源头3公里处，修建全省第一座水电站。

曾任县水利局局长的宋昭增介绍说，1956年3月初，省水利勘察设计院罗总工程师，带领3名工程技术人员先期到达施工地点——吕家庄安营扎寨。此处离施工地点仅1公里。他们工作踏实、生活简朴，食宿、办公、开会均在吕家村民的茅屋中进行。

当年全程参加施工，现已达耄耋之龄的村民韩云凤说，那时为方便施工和食宿，施工劳力来自就近的吕家庄、浅井村和四营村，条件是30岁以下、识水性的男劳力，总共90人。实行“三班倒”，自带给养，报酬由省政府拨发的工程专款支付，经乡里文书再转发给个人。

这年3月7日，在工地上召开了隆重的“山东首座水电站施工誓师”大会。副县长、现场总指挥李济谦是一位淳朴干练的工农干部，他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兴修水电站的现实意义。吕家村青年民工韩云安在会上表决心，他说的一段响亮的顺口溜，上岁数的人至今记忆犹新：“保全勤、干满点，掏出良心拼命干，为让水流变电流，不怕水泡雨打脸；出工路上常盘算，干一天要对得起三顿饭。”

韩云凤清楚地记得，那时施工队是6人一组，12人一班。工程分两部分进行，上游进行加固河堤、筑坝蓄水；下方按设计掘一个直径40米、深达6米的水湾。由于水电站技术含金量高，容不得丝毫马虎、懈怠。常务副指挥、建设科长李志武和绣江管理局孙局长，经常不定时地到工地上监督检查，以确保质量达标。截流拦水坝是用巨型方石垒砌而成，水泥抹缝，相当坚固，故俗称“铁芯坝”（至今遗址犹存）。底部水湾所挖出的泥土，采用“四倒手”的传统方式，逐层传递上岸，这办法看起来缓慢，但在当时无任何机械，只好如此。

同时，地面上测量、刨坑、竖杆、架线也在同步进行。由于筑坝、掘湾、安机互不影响，进度按原计划完成。到1957年3月，工程进入收尾阶段，那是电工师傅卢瑞贵最忙碌的一段时间。试运行前，卢瑞贵缓缓打开闸门，湍急的流水马上冲击着120千瓦水轮发电机飞速运行，发电、送电一次性成功报捷。

1957年3月17日，这是许多参加水电站修建工程的人员难以忘记的日子。宋昭增至今清晰记得，那天的老县城（今绣惠镇）东西大街彩旗飘扬，锣鼓鸣奏，像过节一样热闹。傍晚六点半，党政军机关、学校、医院等单位共计3000余盏电灯一同亮起，千年老镇终于结束了煤油、蜡烛照明的历史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qlwbxujing@sina.com

【乡村琐忆】

蓖麻情缘

□李业陶

我和蓖麻有缘，不然为什么会念念不忘呢！

小时候村里种蓖麻，田间地头，找块空地就种。蓖麻能用来炒菜。那年月食用油匮乏，偶尔会用蓖麻炆锅。用刀把剥得白生生的蓖麻籽拍两下，放进锅里加热，油的味道有了，可也不怎么好闻，吃得多了还头晕恶心，没办法呀，总比不见油星强吧！

蓖麻点燃照明，这事我也干过。读小学时，早上自习，教室里还是黑的，用高粱秆上刺下的篾子条把一颗颗蓖麻籽穿起来，点燃之后插进课桌缝隙，像突兀而立的小火把，火苗带着黑烟忽悠悠，时不时“啪啪”响两声，比那个不声不响的小煤油灯有趣多了。

1959年春天，是段特别饥饿的时期，生产队的食堂迫不得已解散，而家家户户更没有存粮，所以我特愿意走亲戚，无论姑家、姨家、姥姥家，再穷再难总会给我找点吃的，哪怕糠菜窝窝，能垫饥就是好东西。

有一天我独自去姥姥家，姥姥很神秘地把我带进里间，把小瓷盆端到我面前。我一看，盆里是煮熟的蓖麻，嫩嫩的蓖麻叶，还有刚谢花结的蓖麻籽。蓖麻能吃吗？我有点发愣。看我迟疑，姥姥鼓动我说

“好东西呀，和鸡蛋黄一样。”姥姥选用的蓖麻都很嫩，煮的时候又加了盐，鲜蓖麻的特殊气味淡了许多，还真不难吃。

与蓖麻之缘，还有件大事，不得不说。

1967年初夏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发展到了“文攻武卫”阶段，两派学生组织常常在游行、辩论、贴大字报的时候发生冲突。一天，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“火拼”场面，不巧我与四五位同学落了单，被堵进路边一处墙倒屋塌的旧宅。

正当紧急之时，我看到院子西南角有一棵蓖麻，足有两米多高，硕大的叶子密密匝匝，像极了一把绿色的保护伞。我毫不犹豫钻到蓖麻里侧，又以极快的速度折断几枝蓖麻杆，垂下来的蓖麻叶把我上身遮挡起来。巧得很，那天我穿了草绿色的裤子，和蓖麻叶浑然一色……

一颗心提到嗓子眼，每一秒钟都惶惶不安，每一分钟都是煎熬。大约十分钟之后，也许时间还短一些，一阵吆喝声传来，我们的大部队冲过来了，对立派学生仓皇撤退，被打、被困的人终于被解救。

很多年里，我一直对那棵蓖麻心存感激，甚至每逢看到蓖麻，内心深处都会荡起亲切的涟漪。



【老照片】

50年前聚南昌

□杜浙泉

1964年夏天，我们四个青岛籍同学从济南铁路机械学校毕业前夕，每人在分配志愿表上都这样填写：坚决服从分配，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。结果，周应瑜（左后）、王明光（右后）到了上海铁路局南昌车辆段；张吉先（右前）去往福州铁路永安车辆段；笔者的去向则是北京铁路局大同车辆段。

1967年12月下旬，我去南昌出差，从杭州乘坐浙赣线的火车在向塘站下车，步行近两个小时走到向（塘）西，王明光在这个属于南昌车辆段管辖的“列检所”检修货物列车，那天正好当班。他说歇班没事做，就在池塘钓鱼，一斤多重的鱼钓上来扔下去，以此打发时间。

次日我俩到南昌，恰巧张吉先无事，前来“投奔”在校时班里的生活委员周应瑜。

四人亲热至极，去百花洲公园拍照，无奈雪愈下愈大，数步开外啥也看不清，只好在室内完成。他们说我“把塞北的雪给带来了”。经我提议，照片上加了几个字：同学喜迁于南昌！

如今我们皆“直奔”耄耋，周、王二人从副段长和工程师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后，在南昌与儿孙们欢聚一堂；张吉先为解决两地分居早已调至潍坊；我后来调到张家口，提前6年退休也回到老家定居。说来甚巧：我所住小区竟是周应瑜儿时的村子，现在成为青岛市区。这倒应了小品里那句话：缘分呐！